

常新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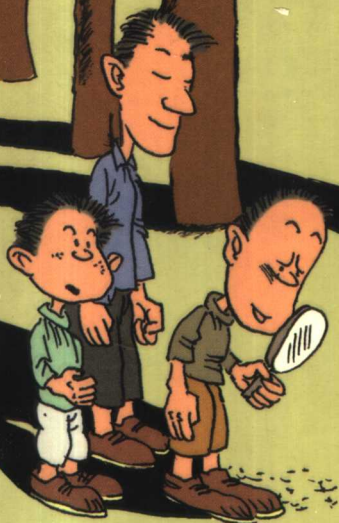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毛玻璃城

不倒翁



丛书



毛玻璃城

常新港 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玻璃城 / 常新港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7

(不倒翁丛书)

ISBN 7-5007-7003-0

I.毛... II.常... III.儿童文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1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660 号

MAO BOLI CHENG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海飞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责任编辑: 汪露露

责任校对: 刘占生

插图: 路海燕

装帧设计: 沈苑苑

美术编辑: 沈苑苑

责任印务: 宋世祁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总编室: 010-64035735

邮政编码: 100708

传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 //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25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007-7003-0/I · 540

定价: 13.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人物介绍



梅水

梅水（即毛玻璃城里的毛愣）：小说中的第一号男主角。他曾是一个快乐无比的少年。他爱梅河的水，也爱梅村的每一个人和每一只动物。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改变了。他是对面前突然出现的毛玻璃城产生怀疑的惟一人。除了那条可爱的狗，他也是惟一喝了草地之水的人。他为了挽救已经消失的家园，经历了这个年纪无法想像的遭遇。他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孩子和坚强的人。



面瓜

面瓜（即毛玻璃城里的玻璃牙）：过去生活中跟梅水形影不离的好友，他爱吃也能吃，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孩子。他是梅水的最好的朋友。但是，在毛玻璃城中，这个彻底失去了记忆的男孩子，成了梅水势不两立的对头。他有了另外一个令人齿寒的名字，玻璃牙。他和梅水两个人最后的命运怎样了？



玻璃牙



修迪

修迪（即毛玻璃城里的校长）：这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人物。原来是一个热情的充满了朝气的小学老师，在毛玻璃城，他判若两人，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校长。他是个内心十分痛苦矛盾的人。最后，在生和死的选择中，他选择了正义的死。那个让所有的孩子都喜爱的老师又回来了。



校长



麦子

麦子（即毛玻璃城里的毛拖布）：一个纯朴善良的女孩子，她钟情于世上所有美好的东西，热爱所有的动物和生命。在毛玻璃城，她只知道自己叫毛拖布。她在冷酷的毛玻璃城如何生存下去？



毛拖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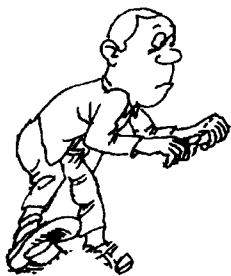


梅水的妈妈

梅水的妈妈（即毛玻璃城里的毛巾）：辛劳一生的女人。因为在毛玻璃城丧失了记忆力，一直到死，也没有恢复记忆力。她是在这场巨大的变故中惟一没有恢复记忆的悲剧人物。但是，她曾经为儿子做过的事，儿子为她做了。



毛巾



面瓜的爸爸

面瓜的爸爸（即毛玻璃城里的毛守水）：一个让人肝肠寸断的只想养鱼的人。他被毛玻璃城的市长变成了一把大锁，永远地锁在了储存着记忆之水的门上。他的命运让人震撼，令人心酸。

修迪的远房叔叔：他是一个想控制所有人的。他是一个无形的充满了权力欲望的人，他为了建造一座毛玻璃城，他不惜毁灭了大自然。他不惜让一条河变得干涸，让数不清的人失去了记忆力。他发明的毛玻璃，让人的视力无法看到他的内心深处。他隐藏在混沌的背后，统治着这座没有根基的城市。他最后变成了一摊可怜的水，并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修迪的远房叔叔



果子

果子：他是那条大耳朵狗的真正小主人。在他被人换了一个叫毛毛的名字后，他一直生活在混沌之中，只对那条大耳朵狗留有一点点希望的记忆。



大耳朵狗

大耳朵狗：它是大自然的精灵。它知道草地之水的藏匿之处，因为有了它，才使梅水的记忆有了希望。它成了毛玻璃城的标本，它的故事令人肝肠寸断。



邮递员

邮递员：那个风雨无阻的小眼睛邮递员，成了毛玻璃城学校那个惟命是从的小眼镜了。



小眼镜

目 录

1	洗脖子
7	上茅房不用喊报告!
16	露天洗澡间
23	鹅也会咬人
33	奇痒
39	病人
46	瘟疫弥漫
53	修迪老师的远房叔叔
60	等待的日子
67	水疗一百日
74	隔离
82	失去记忆
89	大耳朵的痛苦行为
96	梅河的水流到哪里去了?
105	我是谁?
111	摆满了五颜六色液体的房间

121	校长毛辈传
129	黑暗展览室
136	遭遇玻璃门牙
144	寝室 108
153	月亮和太阳同时出现
161	送饭人叫毛巾
169	装傻瓜也不容易
176	十足的傻瓜受到表扬
185	惊喜
195	记忆之水
203	想见妈妈
214	百年之痒后的万年之痛
222	草地遗址

洗脖子

奇怪的是，我的脖子刚刚洗过时，很白，很干净。妈妈总是欣赏着我的脖子说：“这才像妈妈的脖子。”但是，用不了一天，那地上的泥啊，天上飘着的灰啊，就主动找到我的脖子，赖在那里不走了，它们就像是找到了真正的家。

当有人开始怀疑我的脖子为什么洗不干净的时候，我还从没听说关于毛玻璃城的事。

那天，我坐在小院子里一心一意地啃青苞米，头顶上的屋檐下挂着十几串晒干的黄花和蘑菇。我把青苞米啃得吭哧响。一瞬间，我发现对面抽烟的爸爸一直在盯住我看。见我抬头看他时，他对我说：“你过来。”我举着手里的青苞米说：“你要啃它？”爸爸说：“你过来。”

我走过去后，他就用眼睛在我脸上找东西。爸爸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在用有牙齿的眼睛啃我的脸。



我说：“你在我脸上找什么？我脸上少东西了吗？”我自信地用手把鼻子、眼睛、嘴巴、耳朵摸了一遍。

爸爸说：“没少什么，你接着啃青苞米去吧！”

那天早上，我站在院子里洗脸时，妈妈就站在我的身后，手里拿着我的毛巾。我脸上滴着水找毛巾时，妈妈就把毛巾递给了我，想了想，她又亲自给我擦脸蛋儿。她擦得很仔细，其实不然，她擦得很慢，让毛巾从我脸颊的皮肤上一点点滑过，她的眼睛也在我的脸上碾过。

我说：“我的脸上少东西吗？”

妈妈说：“没少什么，你接着洗吧。把泥脖子洗干净了！”

我没听妈妈的话，我的脖子我从不亲自洗。一般情况下，是在过去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后，妈妈像搥牛头一样，把我的脸往脸盆里搥，用丝瓜瓤用力地搓我的脖子。只要我看见妈妈在院子里摆着一盆热水，还有一块丝瓜瓤子，我就躲着妈妈。妈妈常在饭桌边上逮住我，我一看见饭菜，就忘了自己的脖子。妈妈是在饭桌前看着我的泥脖子把什么都忘了，就不放过我的脖子。妈妈搓我脖子的时候，嘴里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不能让人家说你是个没妈的孩子。”一顿猛搓过后，我的脖子先是从颜色上变了，发着紫红色，然后是疼，手摸着疼，衣服领子蹭着也疼。

我诚心诚意地跟妈妈谈判：“妈，我不洗脖子，也不能说我就是个没妈的孩子啊！”

妈妈一边发力地搓我的脖子，一边说：“你的脖子就是妈的脖子。”

我一下子为自己找到理了：“妈，你干脆洗





自己的脖子好了，为什么摁着我的脖子不放？”

妈妈把我的头又用力朝下摁了摁：“你从不照镜子吧，看看你的脖子跟鞋后跟上的泥有什么不同？”

妈妈为了强行给我搓脖子上的泥，常拿我脖子上的颜色跟鞋后跟上的泥做比较。我说：“大面瓜的脖子还不如我的脖子白呐！”

妈妈听我提到了大面瓜，就用手拍了我的脖子一下：“你跟大面瓜比？大面瓜天天跟他爸爸泡在鱼池里，除了一身的腥味，就剩下黑泥了。”

我感到妈妈搓我脖子的手劲越来越大。想跟妈妈讲理，那真是犯了大错误。我嘴巴说得越多，我的脖子被搓得越疼。

妈妈每次清理我的脖子，就像是发动了一场不大也不小的战争。胜利的是妈妈，遭殃的是我。

奇怪的是，我的脖子刚刚洗过时，很白，很干净。妈妈总是欣赏着我的脖子说：“这才像妈妈的脖子。”但是，用不了一天，那地上的泥啊，天上飘着的灰啊，就主动找到我的脖子，赖在那里不走了，它们就像是找到了真正的家。

小学五年级时，面瓜很少有时间跟我玩了。他帮着爸爸照看河边上的鱼池，我就跟着面瓜在鱼池边上玩。玩得太晚时，妈妈就找到面瓜家的鱼池边上来了。妈妈离很远就喊叫我的名字：“水！水！回家了！”

水是我的名字。妈妈从不在村里喊我的全名。我的全名叫梅水。我姓梅。让人听上去像是没水。那年，就因为妈妈一个人把我不慎生在了河边上，我的身体又被虚弱的妈妈失

手掉到了水里，她慌里慌张把我从水里捞出来时，看见我没被水淹着，而且，嘴巴里的河水还让我很兴奋。

我回头看见妈妈走过来就问她：“现在也不吃饭，叫我回家干什么？”

妈妈说：“搓搓你的脖子。”

我一听又要搓我的脖子，我的两条腿就有点发软。我不想回家。面瓜也不想让我回家。面瓜就跟我妈妈说：“你看我的脖子，还不如梅水呐，我就不用洗！”

我拍着自己的脖子说：“怎么样？怎么样？面瓜的脖子比我黑多了，他都不用洗，你为什么老是不肯放过我的脖子？”

面瓜说：“梅水的脖子多干净啊，还洗什么啊！”面瓜不是故意说谎，他认为我的脖子就是干净。

妈妈不理睬面瓜，只是跟我说：“不跟我走，我明天给你洗脖子时，就搓一百二十下！”妈妈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一听，乖乖地跟在妈妈身后：“上次搓了一百下，怎么一下子就搓一百二十下了？”

妈妈胜利在望地看着我：“今天洗不洗脖子？”

我装作乖巧地说：“洗，我洗……”

妈妈说，这还差不多！说着，让我走到她前边去，她在后面跟着。我心里觉得是妈妈押解着我回家。

那一次，妈妈给我洗着脖子，还在院子里大声地说道：“梅水，我就不信洗不干净你的泥脖子！”

我受着别人给我洗脖子的痛苦，反抗道：“已经一百下



了，你怎么还搓啊？”

妈妈说：“还不干净！”

我叫道：“够干净了。”

妈妈手里的丝瓜瓢子把我的脖子搓得嚓嚓地响：“你的脑袋在水里，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脖子干不干净？”

我说：“我的脖子疼，我当然知道了！”

妈妈终于将摁着我脑袋的手松开了，用毛巾擦干我的脸和脖子，用一种解不懂算术题的表情说：“我就不明白，你的脖子怎么就是洗不干净呐？”

上茅房不用喊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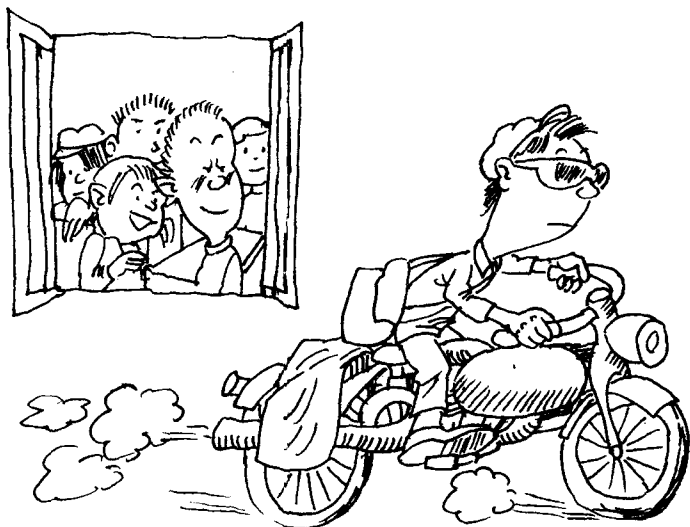
修老师对面瓜，也是对着大家说道：“今后在我上课的时候，有事情，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不要支支吾吾的。现在，我请面瓜同学大声告诉我，你要说什么？”

这时，我看见面瓜紧张得两条腿乱抖，小脸都变形了。面瓜指指窗外：“我要上茅房！”

我最不想去的是教室。去了不是为了上课，目的是玩。夏天的教室里很凉爽，因为窗户没玻璃。冬天的教室很冷，因为没玻璃。镇上邮局的投递员骑着一辆糊满了泥巴的破摩托车，到了教室外，他不用下车，一条腿支在地上，回头从大帆布袋里掏出信和报纸，不说一句话，从教室的破窗户里扔进去，再一扭头，破摩托车放一阵大臭屁，就跑没影儿了。镇邮递员一直戴着很大很大的墨镜，让我们看不见他的眼睛。有人说，他从不当众摘掉墨镜的，他的某一只眼睛肯定有点毛病。为了猜测邮递员的哪一只眼睛出了毛病，我和同学们



打赌。再次等来了邮递员时，我站在小学校的房顶上，朝邮递员的脸上扔了一摊稀泥巴，那泥巴就糊在了邮递员的身上和脸上了。逼得邮递员只能摘下墨镜。我们一看，他的眼睛根本没有毛病，就是太小了。比绿豆大点，比黄豆小点。我们就叫他小眼睛邮递员。



我记得很清楚，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们学校换了十几个老师。来了就走了。就像天上的大雁，不高兴就走了。

有个戴眼镜的女老师，脸白，特别白，她第一天给我们上课时，她还没说话，我先说话了：“老师，你什么时候走？”

她的眼光从教室的破窗户望出去，然后用手点着操场上的一棵不大的杨树说：“同学们都看见那棵树了吧？”